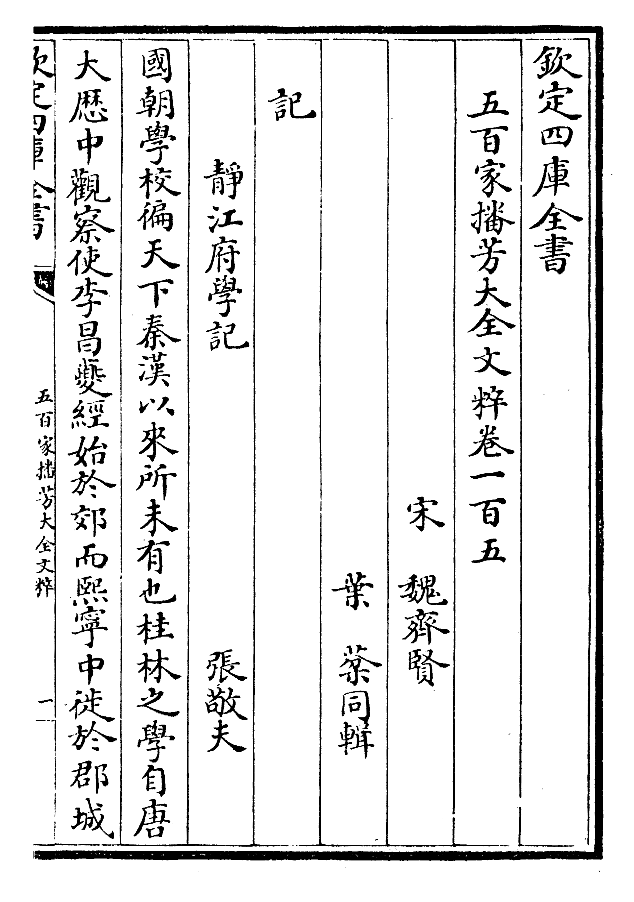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五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記

靜江府學記 張敬夫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

大歴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於郊而熈寧中徙於郡城

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宫實故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

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者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

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為之書

#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藏空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五載居益加葺左右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言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名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篋登堂者相繼不絶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間有留

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太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詞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故章聖皇帝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邵頴董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於堂之北既成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

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禄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行夫子在當時雖不能施用而兼善萬世實開無窮之傳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於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

行以至於飲食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焉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以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

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可也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侯既屬某為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爾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堂記

張敬夫

自五伯功利之説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桀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説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簒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

其心益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聖賢之所以異于庸衆人物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汩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

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而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纎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詞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
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
立廟沔陽使得伸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
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
祠按蜀志昭烈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督
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供軍實臨蒸今衡陽縣是
也蒸水出縣境逕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
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其來遠

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公邁乃徙於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某為記某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彩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有敬仰師慕當道衍衰微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某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

## 敬齋記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鮠硊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益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

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兹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心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葢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弗措齋記

張敬夫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亦求予為記其請勤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葢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

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己物盍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

措乎思之而得辨而又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益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之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

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埽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袁州學記　張敬夫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輿州之士合詞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庳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

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
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
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
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
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
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
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
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

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考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

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擇民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令守名杓實其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袁州學記　　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二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音有假宫借師茍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歌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

祖君無擇知衮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宫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爆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覯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

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化俗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幸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謳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干邀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

亦為國者之憂

欽州學記　張敬夫

安陽岳侯霖為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庳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俾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為邦僻在海隅地近鹽而俗尚利縫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嘆

曰是可書也已夫所謂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詞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為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薫濡之以漸由耳目

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不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為學之方而又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於學以俟淳熙四年甲午

江州濂溪周先生書堂記　朱元晦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

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其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

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葢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

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

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某
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
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
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志其
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
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
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
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

二月丙子記

雲谷記　　朱元晦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寛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

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絶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從兩旁山谷横柱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横石如齦齶者乃曳而

長演廼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謝康樂揭石挹飛泉語名之一作取陸士衡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恣態皆可為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有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虵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拊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

子岩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
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
為關以限内外兩翼為窻可坐可卧以息游者外植叢
篁内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
於中阜沿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
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中寮之
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為晦菴也山楹前直
兩峰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

畞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
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為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
蒨㕘蔚南峰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為擬其左亦皆茂
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山之高
地之迥實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
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峰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
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
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

置屋復作臺名以捫手南循岡脊下得横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平田畂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畆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峰西垂相謡而谷口小山介居於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為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扳危石履側徑行東峰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絶頂平處劣丈餘四隤皆嶢削下數百丈使

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
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常見
也予嘗名湘西岳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
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
絕頂北下有䰠林橫半岩木氣辛烈可已瘧疾疑即方
家所為阿䰠者林下岩中滴水成坎大如桮棬不竭不
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
立澗旁嶙峋崔崒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為山北奇處

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閒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石崖隳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别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户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贔屭下瞰絶壑古木叢生樛枝横出是為中溪别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逺其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増葺費勢若可

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葢此山自西北横出以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奥焉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雪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



八十餘里以故他人絶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甞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峰之下昔有方士吕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絶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葢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絶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 克齋記

朱元晦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葢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葢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養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

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戕天理而窮人欲者將亦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

陽春之温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歟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説而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説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

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復禮之功也今予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

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某記

復齋記　朱元晦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

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於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義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

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既埽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益將悉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

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

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某記

## 劉氏墨莊記

朱元晦

乾道四年秋某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遇於潭溪之上留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殁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

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為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日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為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孫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畊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

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某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為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為尤重顧某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詞度越衆賢上紀玆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為言也某惟

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其所以不敢當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盍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於英宗

實録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曽孫也𠮷諱字𠮷官至𠮷仕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壽後之意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廉静博學有文而子澄與其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𠮷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六十七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六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搆堂而奠焉廼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之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 君子齋記

王介甫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

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概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薄于洛陽治齋于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

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之于德而已蓋所以勝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

漏猶滴撤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

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噐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閉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

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日月記

## 徐孺子祠堂記

曽子固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志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黒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殁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

感慨奮激至于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廵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于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于隱約其操雖殊其志于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于懐禄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謂栖栖不

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蔵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

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于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

處之意為記焉

## 顏魯公祠堂記

唐子西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剥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馬強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于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是未必然公孫

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于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于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于江濱起士會于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于數千百載之後而况于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

絶于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于强叔登離堆探石室觀其餘迹而味其生平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 莊子祠堂記

蘇子瞻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歳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

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予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説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説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莊子之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進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斯須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講

說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忘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違過於旦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

旦暮晡夜之别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于天小之為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

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攟剟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内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脩而成愈崇是知君子立於世則天下庇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

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可不勉歟

泰山書院記　石守道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使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

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以泰山之陽起學舍搆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舉群弟子而居之當是時從游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

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從游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子丞今李丞相范經畧胡子京張安道士熈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泂李溫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萬餘言

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𥪡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簒弒諸侯之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刋諸石陷於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

日記

仁宗御飛白記　　歐陽永叔

治平四年夏五月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閲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竊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

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游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過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

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煇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待月軒記　　蘇子由

昔予游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

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唯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

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於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謾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於壁

#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濤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黄岡竹樓記　　王元之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毁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閴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

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至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

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惺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學易堂記　　劉斯立

劉子行年六十有一身雖未病氣已向衰性不能事老而彌甚生理付子姪蘄蘄便足非大改革勿關白牓所居堂曰學易自書日用為記雞一再鳴就卧中導引鼓

漱吐納炊三斗黍時久下榻盥漱即巾巾後擊鐘聚衆家廟瞻拜退嘿坐持誦或讀佛經聞打鼓聲赴食廊湯餅一盌粟飯兩勺晡時粟飯若稻飯四勺魚勺菜茹稱是朝飯已衆散施施便就坐緩帶盤薄信手翻書或不待終篇棄去使童子自以其志抽取他帙隨取隨讀忽有會意如癢得爬而倦卧佔畢卷帙積多紛亂率月十日一整比彈琴無時於一操弄意愜當則晝夜彈五七十過積十數日猶不易故他曲多遺忘得譜記省又

復如前或誤折爪甲挑摘取聲如隅璮絜大闕不聊因强自禁為柔緩從来捎急得以少差圖畫對畫稍熟似覺厭足則别展掛行步從倚玩之忽漫經日更有新意家所蔵甚鮮少由此常若多畫雖不工書獨愛寫滌真人道林差性等篇百字或二三百字亦或為人取去異時道人教胎息止觀等法其説與吾書出入又頗有口訣欣然好之奉行日少功不及驗輒懶罷亦曽問高僧問祖師西來意粗窺户牖又不肯入今遂忘去庭下松

檜梅竹闌中諸藥草皆手自植見其長大敷鮮沓然顧
之如撫孩幼親舊來訪隨事笑語家有酒肉必留連飲
食氣候和適步行或輿轎出門惟意所詣人置酒招之
必往又無所為則炷香宴坐目接手談頹然休息自非
身疾痛常如此凡此亦人生恬適事今盡録之以記吾
居亦記吾過又畧計平生所啗物且約日四升積二萬
一千六百多寡相除幾滿八百斛皆從鬲胃消去雖云
資養良可傷耗愈久成勞何恙不作來日無幾何復能

消幾所飲食動作如意復能得幾許久以令為非吏將何以為是捨此改圖彌復多事則是非特未定姑貸吾過以終餘年有客升堂問易卦六十有四令子所記乃如此謂之學易是學何卦劉子舉手推曰去汝非我同學政和三年三月朔劉岐記

##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

間者釀泉也峯廻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

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譁者衆賓歡也蒼顔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隂翳鳥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

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葢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

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修記

##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葢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淺鮮我

太宗於汛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弗及
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
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之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
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
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
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呈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
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
親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風日起儒

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是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禄秩錫之扁牓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竒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歴嘉祐之間豪傑並起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横渠張氏相與昌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

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怱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

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熈陵開廸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淳熈某年十有二月初吉呂某記

## 重脩釣臺記

呂伯恭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

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㮣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游釣臺也嘗絶江訪其遺跡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寖遠遂此意

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圯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某病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没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形旁

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非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剴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者俊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靈臺之下者未

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耶至於節義之敝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令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江上下者

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臨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

## 讀書記　　呂伯恭

六藝之文學之大端也天地之間備矣其次則習靜一

室讀詩及書以涵養性情每念古人君臣父子之間反覆規誨詞意懇惻想見當時忠厚氣象使人感動為之出涕觀春秋見聖人之於治亂名義之間凛乎其不可犯也使是法也得行於其間則三桓六卿何足道哉及叅於左氏傳見一時良大夫能持友其國者又皆一出於禮而國之安危人之壽夭又皆以禮觀之然後謂然歎曰甚哉禮之大者國之天民之命也若周官則余所素習周之禮樂本末悉備真興王之大典也戴記雖雜

識不倫然其間多格言守其言可以為士君子充其道可以為聖人洋洋乎大哉不可尚矣王者備矣然後歸老於易此余之素志也余嘗學易矣窺其門墻之外皆聖人憂世之語而未及其突奥也今將盡心焉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文字多猥併又編年之體一變而事實破散亡以考知治體隆汚之漸獨資治通鑑用編年法其志一人一事之本末雖不若紀傳之詳而國家之大體天下之常勢首尾貫穿興廢存亡之迹可以坐炤此

觀史之咽會也余嘗考通鑑效左傳而目録倣春秋此司馬公不言之意也余固發之自餘無可留意者惟西漢書杜子美詩釋韓退之柳子厚文讀之容麗雄深可以起發人意因以間文詩文以為游息之地而學者之事於是小成嘻使予之學得用於世則以是行之亦足以有立不然以是自樂亦可以無愧於俯仰間也淳熙三年五月日呂某記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七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序

易傳序

程正叔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

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沒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詞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

矣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伊川程頤序

經世紀年序　　張敬夫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寖遠其事雜見於諸書

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祀康節以數推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之説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記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矣而復稱十有三年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繆一旦

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
先王之歷考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
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為六國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
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蓋孟子為堯
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
天子位此乃奉天命之大者其可闇而弗章故於甲申
書服堯舜之喪乙酉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於文祖
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

與尚書命禹之詞合自丁巳至癸巳是薦禹十有七載也與孟子之說合於是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後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殺相明年少康始生於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閒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為萬代中興之冠冕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

所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少帝乃他人子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位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考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

王不欲箕子尚存商歷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據則都中原者不得不係之嗟乎世有今古太極一而已矣太極立則通萬古於一息會中國為一人雖自堯而上六闔逢無紀然上聖惟微之心蓋未嘗不周流該徧亘乎無窮而貫於一也是以春秋書元以著其妙用成位乎其中者也大君明斯義則首出庶物天地交泰裁成輔相之妙矣為人臣而明斯義則有以成身而

佐其主矣若夫易春秋之用不明則經世之旨不幾於息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洙泗言仁序　　　　張敬夫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已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為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指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

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讀程氏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裒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於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為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友講論問辨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

躬行實踐之務而懐蘄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語解序

張敬夫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畧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

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耳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

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其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

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

孟子講義序　張敬夫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余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

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霄壤之判審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利之慕而後為利也此其流之甚著者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話言之間意之所向一涉於狥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内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於中是亦利而已矣方胸次營營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僞日滋而欲邇聖賢之門牆以

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之之意則願深思所以消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辨將自求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將益深而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已者無適而非義曰

利雖在已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施之人者皆為已也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嗟夫義利之說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為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釁而起禍原王者之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生於變亂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奥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

毋忽深思焉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名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狥河北鄧禹杖

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畧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土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藩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先撥亂之心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

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嶇崎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眦更相雄長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混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厄不敢避雖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

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示天下之廣慷慨奮飛氣
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
至小而群賊之地奚啻十倍吾衆至少而群賊之兵奚
啻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係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
志則規模先定機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
若齊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
昌若囂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塞置
成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峩冠被衮而不知吾

已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郡大矣哉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下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又薁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款五原塞願為藩蔽乃立之為南單于俾預藩臣之例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為臣妾而匈奴

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與故述之以告來者

## 博古圖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鉼水知天下之氷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同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明闢晦轇轕降升一攬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堙壘沉鼎顚跌仆碣布濩於莽蒼之濵餘欵墜刻流落人間財以賄几案娱賔容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

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録無書吾友昭武李丙仲南父講肄論述之餘采擷裒積越二十年而天下聞碑名蹟舉集其門肇夏后氏竟五季著録千卷百世之消息盈虛歛然具見於緗帙之上愈遠愈簡愈簡愈真天摹神畫不落斲雕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縟體雖日備而渾灝之氣實行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廣者狹者淳者漓者肆者揚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寥羣絶輩號為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不

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萃聚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幽憂之病胸次偪側往從仲南父引卷徐展鼎鼎之潤篆籀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以玩物訾之也其他如正歷紀定世繫刋疆域之誤砭官制之舛存容典之舊裨凡將之鈌尚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昵賞之不可遂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春秋講義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歴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耶生同世居同里榮悴休戚尚有

旁觀乎睨漠然而不見者况用賞罰於塜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之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耶通古人為一時合彼已為一體前如後應彼動此隨然後我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為他人設茍尚有絲髪之隙判然以為二物矣經非疏我而我則疏經盍内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其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問津焉

戊午讜論序

朱晦翁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彛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没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横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説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

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郤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金人於

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朔廷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詞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暈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于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宫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寇而懷晏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

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縁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彛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游談者慕為徒一雄唱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金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葢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

又其餘則雖平時之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嘆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終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凛然

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亦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彞者其於世也有明晦

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懼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

始也懐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敘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倘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某序

詹事王公梅溪集（代劉共父作）　　朱晦翁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

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

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

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言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别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

數郡布上恩恤民隱早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濶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

勉强慕傚而為之也盖其所禀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内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

葛杜顔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其歆慕之意葢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葢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僚㕑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閈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予葢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予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

下之士使有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之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顔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内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强隱然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年月日建安劉珙序

石曼卿詩集序

石守道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凾愉樂悲欝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頽沛治道忘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廹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泰而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晏卿

與穆叅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奇秀發葢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百年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横去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彷彿之其詩之豪者與曼卿資守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遺忘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與分為二册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叙詩

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石守道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與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而為中動而為法思之而至也

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物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譁也亘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而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爲難守之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爲難篤之爲難知之不篤不

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好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
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
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於
益州因以為離别之贈云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栅班伯以聲名為韁鎖夫軒裳輝華
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
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毁

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家之方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宜其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於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郡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屐金門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學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諸公舉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游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

途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内雖濠梁之游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于有司奪席見罷縉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恹識守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十年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沉宜欝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

之耶不然何邅回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生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霓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豈假余詳言之哉觴行酒半者坐皆欲去操觚率然詞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别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廖倚歸衡山序　　歐陽永叔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雷

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於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游公卿間所至無不虚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沉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移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

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産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 胡宗元詩集序　黄魯直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托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

焉慶榮而弔哀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
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
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
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
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
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
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
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

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蓄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導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托高遠則附於

國風其怨世疾邪則附於楚詞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送楊循義序　　陳瑩中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絪縕之氣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嘗休已人之於道知絪縕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於仁可勝禦哉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動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所以立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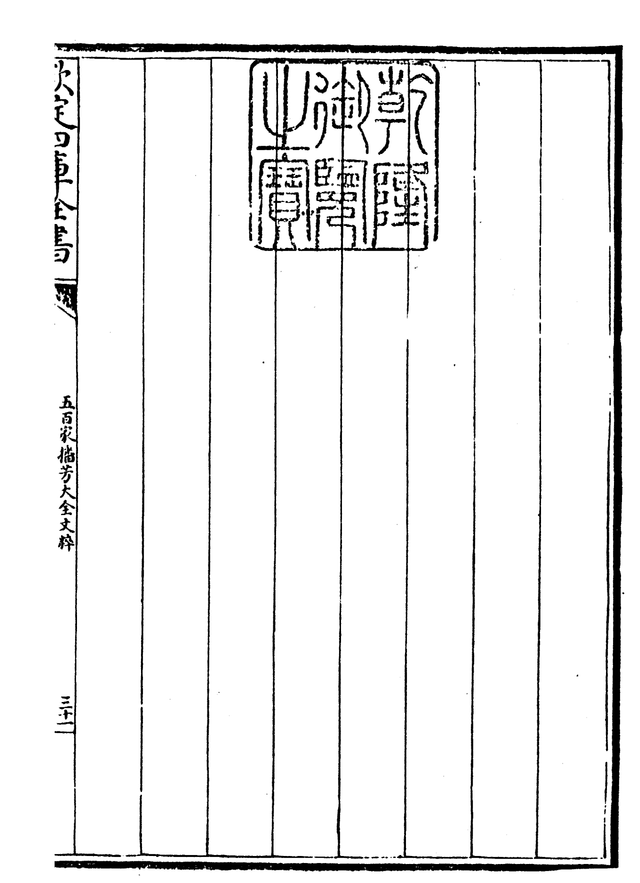
也謂之仁謂之義實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為義其大如是大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眩其名之異昧其實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禹稷顏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地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宜所以為同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炤習焉而察之行之而未宜也則從焉而已不從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

而集之當以其序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徙則滞於有方之地終以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然則義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者之病勿吝而徙焉斯得藥矣聚有妄之毒雜君臣之品而反攻無妄非瞑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樂而吝可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為山習之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為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

虧一簣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
如曰我功垂成曷可虧乎力策之終之以不倦止乎遂
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習
坎之坎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豈如是哉丘陵學
山不至於山止乎自畫之分爾習坎之坎不舍晝夜以
必進為賢以不改為是以無可奈何為終流陷之傷甚
至於告子之禍曽不若丘陵之弗進博奕而不已者也
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見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閭

闕無二理進止無殊習天下亹亹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跖之徒亦孜孜焉其進同其為異為跖而垂成者能徙而適舜則述循循之義將受之乎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義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非急辭之所能致也在瞬養息存而已矣某以仁義之說溺於詖陷固而不化者

為日已多微橫渠先生直攻其弊則詖陷内傷愈久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弃書積於平地既遠且復黙懐慕覺之愧可勝歎哉隨義聞善於庭淵源深遠其於動静光明之道纓冠閉戸之宜聞之久而肆之熟矣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顔何人哉睎之則是某方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乎聊頌先覺餘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愧欣慕之心


乾隆御覽之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七